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
第二十二回 失貞節嬌女善承歡 吞巨款惡奴謀反噬

前回書中因為急於要敘那賈端甫小姐贅姻的事，所以把他兒子故後那位將要過門的新媳婦沒有交代。你想，天下安有做新娘子的這一天，忽然聽見新郎死了漠然無動於衷，天下無此人情，這部書也就多了一個漏洞，做書的得替他詳敘一回。原來這位小姐名叫環玦號叫玉抱，是全似莊最愛的女兒。全似莊的夫人俞氏，也是位中堂的孫小姐，比全似莊大了五歲，生了一個兒子名懷璞，在徽州學堂讀書。一個女兒就是這位玉抱小姐。俞氏夫人秉性懦弱，更兼多病，向來不能問事，全似莊的家務，從前他一位庶母曾氏老姨太太管的。全似莊載取出京，在石頭衙衛慶春家，討了一個排九的窰兒姐叫做秋紉，姓姚，全似莊十分寵愛，這位曾氏老姨太太氣成一病死了，這家務就是這位姚姨太太接管。這玉抱小姐到了十四五歲，姿態既十分豔麗，心性又十分聰明，全似莊看著覺得比姚姨太太強，就把這家務奪了過來交與這位小姐管理。這位小姐接管家務之後極其嚴明，就是這些姨娘身上絕不肯稍稍為假借。全似莊生平最好潔淨，他那間臥房收拾的最為嚴整，瓶爐筆硯無不位置得宜。他帽子上花翎的翎絲，都要理的一條條舒舒坦坦，帽緯也要理的又齊又勻。脫下來的衣服要折疊的服服帖帖，穿的時候腰折邊角都要弄的格格正正，哪怕是熟客在廳上久候，他的衣冠未曾齊整絕不肯輕率出來。只有這玉抱小姐服侍的最為熨貼稱意。全似莊除掉那姚姨娘之外，還有兩個姨娘，他卻不到姨娘房裡去住，若要敦促，總是叫到他這臥房陪侍，有古人肅肅抱衾與衲之風。他這房裡的東西，都全靠這玉抱小姐收拾佈置，就是進巾、侍盥、煮茗、薰香，近來也都是這小姐伺候的居多，清晨深夜奉侍不遑，比那厲中堂的寡媳孝敬那位公公還要週到些兒。那幾位姨娘反不大傍身，有時小姐不在跟前，叫姨娘們做做總不如意，全似莊脾氣又大，動加呵斥。所以，這幾位姨娘不敢怨這位老爺，不免怨這位小姐，背後編派的那些話真叫人不堪入耳。那也不能去聽他，他們卻也不敢當面指摘。

全似莊在九江府任上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已有三更多了，這姚姨娘因想起一件東西跑到老爺房裡去取，卻看見這玉抱小姐坐在牀沿上繫鞋帶子，老爺卻睡在牀上。這姚姨娘可忍不住說了一句「我沒看見過，這麼大的姑娘，還朝老子牀上爬的」。

玉抱小姐聽見這話說：「你講什麼？」姚姨娘道：「我講你怎麼在老爺牀上下來，連鞋子都沒有穿，做些什麼事體？」小姐紅著臉說道：「你看見些什麼？在這裡混心。」一面就望著老子哭了說道：「爹爹聽她這些話，我還能做人麼。」就倒在牀上放聲大哭。全似莊繫了一緊褲帶，跳下牀來，就抓了姚姨娘頭髮打了兩個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爛婊子浪的不得過了，我不叫你，你就跑了進來。」這姚姨娘還在那裡咕噥道：「你們做了這些事，還要打我，說我浪，我沒看見老子女兒好這樣沒上沒下的，定要我看見些什麼才算。」全似莊被她說的也動了氣，把她上身的衣服扯掉，拿了一根雞毛撻帶的藤條柄子，就在姚姨娘的冰雪肌膚上亂抽亂打，打的姚姨娘哭哭啼啼的哀告，以後再不敢亂說亂跑，玉抱小姐還是滿牀滾著哭，滾的束絞橫鬢髮亂，衣縐鞋鬆，口口聲聲說道：「我是一個小姐，這浪婦胡吶我些什麼，叫我拿什麼臉去見人？我還要這命麼，要我活除非把這浪貨拉到堂上去，叫差人打她二百個嘴掌那再商量，要像這種樣子，以後還不曉得要造出多少謠言來呢。今兒有他無我，我就去死。」說著爬下牀，跟著鞋子就跑到書桌上，拿那裁紙刀往喉嚨裡就戳，全似莊趕緊跑過奪了下來。被她們鬧的沒法，只好叫了幾個家人來，一個背拉著姚姨娘的兩隻手，拿膝蓋抵著姚姨娘的光背脊，一個斜把著姚姨娘的香腮，一個拿那皮掌子在姚姨娘的嘴巴上左右開弓，一五一十的打了一百多下，打的這姚姨娘滿口鮮血直流。全似莊也有些不忍，只是關礙著愛女無可如何。這位玉抱小姐的氣才略為平了些，這姚姨娘臉上的兩邊都打得紅腫如桃，上身還是脫的精光，只穿了一條褲子。她雖然是個窰兒姐出身，在窰子裡的時候，也沒有吃過這樣苦，丟個這樣臉。所以，先還哭著求，後來也不求也不哭，盡著打，打完了，問她話也不理，衣裳也不穿，一逕跑回自己房裡，心裡想道：我在慶春的時候，這老爺同我何等恩愛，山盟海誓鬻臂銘膺。到了家裡太太是不用說，自從他祖爺爺死了後，老爺就不大理他的，就是那位最有寵勢的老姨太太，也被我壓了下去，我也生過一個兒子，不過短命死了。今兒色衰，他為著這個浪丫頭，用這種狠心，把我如此作踐，也不顧顧自己的臉面，竟叫那些家人貼著我的身軀，搨著我的腮頰打了我這麼一頓嘴巴，這種羞辱，這樣無情，還有什麼生趣？嚶嚶的哭了一陣。全似莊正在那邊低聲下氣的敷衍那位愛女，哪有功夫再來慰問這失寵的如君。可憐這姚秋紉就關了房門，掛了條三尺羅巾，做了個馬嵬坡佛堂的妃子。第二天，丫頭推不開門，在窗子裡張了一張，看見姚姨太太在裡頭打鞦韆，嚇的喊起來。全似莊恐怕女兒見氣，也不敢過於悲悼，不過買一個三寸桐棺裝了那幾根冤骨付諸黃土而已。後來，全似莊又在丫頭裡挑選了一個補了這姨娘的數。這幾個姨娘鑒於前車，何敢重蹈覆轍，遇到這小姐在老爺房裡，真個連窗隙門縫張也不敢去張一張，雖到漏盡雞鳴，不聞宣召，不敢進房，卻也不敢自睡。見了太太倒還沒甚畏懼，見這位小姐就如見了虎狼蛇蠍一般怕的什麼似的，饒你這樣小心，還不時要受訓斥，稍不如意，就叫這老爺鞭責罰跪。這位小姐待這些姨娘雖然十分酷虐，承應這位老爺卻是十分隨和，無論叫她做些什麼都沒有不肯。所以，這位老爺也就極其憐愛，本不忍令其遠嫁。不過，女子生而願為有家，是人生不易的道理。而且要靠此攀附高門，不得不學那涕出女吳之舉。這玉抱小姐也曉得天桃李是女子份所當然，何敢因不忍遠父母兄弟之情背了周公大禮。只有這幾位姨娘聽見佳期已近，而且連適蘭舟不覺私相慶幸。在這位老爺有如挖卻心頭肉，在這幾位姨娘真是撥去眼中釘，只盼這花轎出門便可再見天日。不料紅鸞未照白霓先臨，竟在喜期這天出了上岔兒，玉抱小姐聽了這個信，就撒環退瑀誓作未亡。全似莊夫婦也苦苦勸著定不肯依。當天到底送他到賈府成了一成服，卻就回去。玉抱小姐同父母免得別離。賈端甫亦甚欽其節孝。過了靜如小姐喜期之後，又接了過來，謁了祖，見了禮，賈端甫並答應替他立嗣，以續宗祧，這也要算一位名儒、一位名吏的佳婦、佳女足為兩家門楣增光了。

這賈端甫替女兒完了姻，媳婦成了禮，想起這位愛寵尚未正名，不多兩月就要分婉算個什麼？現在宗嗣之重，全在她身上，怎麼能永遠這麼含含糊糊，趁此刻把這事辦妥，將來到了甘肅衙門未免礙眼。況從前總以服侍小姐名義留在裡頭，小姐現已出嫁，就要同著姑爺到省，還說服侍誰呢？難道好叫她再回家不成。這麼一想，這事更不容緩，晚上就同小雙子商量，小雙子道：「這早同你說過，你要這麼遮遮掩掩的有什麼法子？今兒我已經被你弄到這個樣子，肚子裡都被你下了種，我還能說不願。明兒我回去同我爹媽說聲，你再叫他們來吩咐一句，我爹媽是你手底下的人，他們怎好不答應，就連身價也不好意思要的。但是，我雖不想掛朝珠穿補褂，那披風紅裙我可要的，也是你的體面，你明兒就得叫裁縫替我做。餘外的衣服首飾，我現在有得用，這個地方也弄不出好的來，暫時也不必辦，隨後再慢慢的替我添罷。」賈端甫滿心歡喜，都答應了。從前，這小雙子有的時候還要朝去夜來，做那掩耳盜鈴之事，自從那位少爺死後，小雙子害怕早晚都不敢獨在一個房裡，也就公然的陪著賈端甫停眠整夜，哪個還去管她。第二天，小雙子梳了頭，回家去同他爹媽商議，那郝氏倒也狠以為然，說：「早應該如此，這是那個不曉得，這也是不要緊的事，不曉得這位老爺，要這麼偷偷摸摸的做什麼？恭喜你明兒養了少爺，也帶起我們風光風光，你可不要忘了我們。」說的小雙子倒有些不好意思。那張全卻說道：「小雙子你真要嫁這姓賈的麼？」小雙子愣了一愣道：「爹爹這話說的真奇，當日也是爹爹叫我進去伺候的，並且叫我凡事百依百順，不要違拗他。這不是明叫我把身體送給他麼？現在陪他睡了這幾年，連肚子都有了，還好說不嫁他。這也並不是我自己願意如此的，因為爹爹所命我不能不遵，怎麼今兒爹爹說起這樣的話來？」張全道：「你定見要嫁他那也沒有什麼，我也不來攔你，不過我同你說，他這個人是最善做出不近人情的，他待他那位太太，你是看見過的，你做了他的姨太太，那更差了一層，今兒名份未定，他還讓你回來見見我們，明兒名份定了，恐怕不但不准你出來，就連我要進去見你一面都做不到，這還是小事。他今年已望五的人，你還不滿二十歲，人生的壽數是說不定的，花甲的人也不算夭壽，那時你又怎麼樣？現在他的本家親戚不大上門，到那時候看見有家私大家來爭，你是個小老婆說不響話的，我是個小老婆的老子，更沒有地方插嘴。你這肚子裡就算是個男，那時不過十一二歲，怎能同這些人鬥？若要是個女，更不必說兩個沒腳蟹，只好聽著人家吃你，拿得穩這肚子裡定是個男麼？又拿得穩會得再養麼？你陪他睡了兩三年，才有了這一點點血脈，我看也不是什麼壯健的人，我老子見得到的地方，不能不同

你說，你自去想想看，這是你終身的事，不要到那時候懊悔。」

小雙子低頭想了一會說道：「那麼叫我怎樣呢？還是照舊這麼胡弄著，還是叫我回來住著，等著去嫁那揚州的窮鬼，那我可是不干。」張全道：「哪個教你去嫁那窮鬼，你依著我，我自然有好路與你走，他的家私別人不知底細，卻是瞞不了我的，數目也不多，總共只有八萬銀子。我本想把他養肥些再吃的，現在他既開了口，那也等不得了。這也是我們只有這點財運，他這八萬銀子存放在匯豐、道勝兩家銀行裡頭，兩個折子存處都在他那只小皮拜匣裡，他單身出門總放在枕頭邊的，在家裡放在那裡你大約總看見過。」小雙子道：「也是放在牀上，那是我看熟的了，我晚上除下來的鑰頭、戒指都放在這拜匣蓋上。」

張全道：「那就更好，你今天進去不要說什麼，只說同我們說過，我們都沒什麼話說，你只想法子騙他寫個筆圖，說這肚子是在未收房以前同你有的那就最好，不能也不要緊，再撈著他打開那皮拜匣讓你把首飾收在裡頭，這種本事是你的拿手，想來必做得到，用不著我教的。」小雙子臉一紅，低低的說道：「爹爹也拿人家開心。」張全又道：「你明兒早上蟠著他遲些起來，就是他起來了，你總在牀上延挨著不要下牀，等我同你媽媽進來自自有道理。將來拿了他這份家私，讓你自己挑一個年紀輕輕的好女婿，豈不是一生受用。你又不是個真正閩女，還要講什麼從一而終麼？將來就是你兄弟大起來，這家私可是你拿身體賺來的，他也不能分你的，你要念同胞的情分，分個一兩萬與他，那是你格外的好處，我老兩口子只望靠著你吃碗安逸飯罷了，你看這主意如何？」小雙子想了一想，這賈大人本沒有什麼戀頭，我不過貪圖他的富貴，若把他的家私弄了過來，另外找一個年輕貌美的好丈夫，那可比天天陪著這黑臉鬍子好得多呢！做官不做官有什麼要緊？就說道：「都依著爹爹做罷，我進去了。」

這小雙子進去，賈端甫問道：「你同爹媽說了怎樣？」

小雙子道：「他們有甚麼不願意呢？你明兒再叫他們來說聲就行的。但是，你就要進京的人，這個事體說定了自然就要辦，我那紅裙披風當天我可要穿的，趕著姑爺小姐在面前，你給我穿了，將來人家不能說我是妄自尊大。披風還容易，裙子要百折打間狠費工夫，日子緊了你得趕緊替我去做，我別的又不要你什麼東西，總算體諒你的了。」賈端甫就趕緊開了尺寸，叫人去買了料子，叫了裁縫，親自在廳上看他裁好，叫他連夜去做，限他三天就要。到了晚上，房裡沒人，這小雙子就撒嬌撒癡的倚在賈端甫身上說道：「我可憐十幾歲的人被你硬弄上手，我雖然出身低些，可是正正派派的原身姑娘跟著你的，你可要拿我當個人看待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小雙子道：「我這肚子是不是你的種？」賈端甫道：「你這話問的真傻，怎麼不是我的？」小雙子道：「你也曉得是你的，我也曉得是你的，人家可不曉得是不是你的。明兒萬一你的親戚本家推算起你把我收房的日子來，說是月份不對，是個野種，你在人面前說得出口，你不在面前難道我好意思說是我先同你偷上了有的？那可叫我怎樣呢？你寫個字兒給我，我到那時拿出來給人家看，人家自然沒得話說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那裡會有這些事？」

你真正太遠慮了。」小雙子道：「你不曉得女人家的苦處呢！做人家的苦處更是說不來。」賈端甫還是笑著沒有答應寫，小雙子撇著嘴道：「難道這個肚子你不認帳？我明兒就想法子把他弄掉，省得將來被人家牽頭皮說我帶著肚子過門，好在我年紀輕，以後再同你有了，那就不怕人家說閒話。」說著，就伸手去揉那肚子。賈端甫連忙拉著他手道：「你這個傻子不要瞎鬧，我寫給你就是了。但是，這個東西叫我怎麼寫法呢？」

真正新鮮。」小雙子道：「你就說小雙子的肚子是我賈某人先同小雙子有的不就行了麼！」賈端甫道：「哪有這樣寫法。」

想了一想，只得拿了一張信箋寫道：「張氏妾先因人侍有娠五月，然後收房，恐親族疑誥，書此以為征蘭之據，某年月日端字。」又念與他聽並細細的講解與他，小雙子一定要在那張氏妾旁邊注上「小雙子」三個字，賈端甫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正迂，而且賈人還怕不是你。」只得又依著他添上。小雙子接了過來得意之至，折好了揣在衣裳口袋裡說：「我明兒等肚裡這個兒子養出來，拿他的胎毛與這個字包在一塊兒，等他大了交給他，說這是你爹爹寫的，不怕你爹爹同你的本家親戚不認帳。」

賈端甫笑道：「你真是個傻丫頭。」小雙子望他瞅了一眼道：「你說我傻，我看看我還乖巧得很呢。」小雙子又靠到賈端甫懷裡，拉著賈端甫的手摸著他的肚子說道：「我為了這個孽障，不曉得吃了多少苦，前回彰德被那些瘟強盜那麼糟塌，我心裡又羞又恨，依我的性子早已尋了死，因為這個裡頭是你的血脈，你的子息又不多，不能不替你留著，只得忍辱偷生，我可不是好意的，你可不要說我不要臉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那個自然，你看這多少時，我何曾有一句話怪過你的？」小雙子又道：「我聽說，那一縣裡已經拿到那一回的一個真強盜了，幾時把這班瘟強盜拿完了，殺盡了，才出我心中的氣，我想起來又恨又怕。這個地方也在城外，聽說也不是甚麼好地方。前個把月還有個鄉紳家裡被搶呢！我天天除下來的首飾，你讓我收在牀上那個拜匣裡穩當些，鎖匙交給我也好，你帶著也好，到京裡，再替我照樣買一個。」賈端甫道：「你要收盡管收，鎖匙就交給你也不妨，但是要當心點，裡頭是要緊東西。」說著，就在身邊四喜袋裡拿了一個小鎖匙交與小雙子。

看書的諸位，張全說的中年以外的人，遇著青年女子只要會籠絡些的，總要被她迷住，這話真正不錯。你看賈端甫這樣一位道學先生，近來是小雙子的話，總覺著聽得入耳，要東就東要西就西也就隨他調撥了。新學家總說中國女權做書的看起來只要是稍為文明點的，男子沒有不怕女子的，不拘他是怎樣方面的人，怎樣威猛的人，怎樣拘謹的人，大庭廣眾之下，對著他的妻妾盡管規矩謹嚴，禮法周密，到了那璇閣獨對，繡幄雙棲的時候，自然有一種似怕非怕，覺得有許多對不住這女子的地方，必得要順著他才好。那女子也不論貞淫姪嫻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也自然會得恃寵爭憐，好像這男子受了他多少恩惠，應該受他鉗制的一樣，並且是大婦、小妻、私歡、愛婢，都有這種情形，人人相同，只要看那些大官大府的妻妾在人面前叫起那夫主來，總是「老爺、老爺」的，到了那剪燈私語、倚枕低呼沒有不是你呵你的，就是收用過的丫頭都是這樣，那堂子裡的信人更不必說，這都是不期然而就，用不著人去教，並且出於不自覺的，這就是個片誓明證了，若是不如此也就覺得沒甚趣味。諸位以為何如？看書的看到這段議論，必定要說做書的是個既怕夫人又怕如夫人的人。然而，請看書的自己想一想，在如夫人面前背著人的時候，是個甚麼樣子？當亦啞然失笑。

小雙子接了鎖匙看了看鐘，已經十一下一刻，說道：「不早了，我們睡罷。」就卸了妝，把褪下來的戒指、耳環、手鐲之類，都開了鎖收在那只拜匣裡頭，仍舊鎖好放在枕頭邊。這宦海鐘，88·一夜更拿出手段來，奉承得這賈端甫力盡筋疲，沉沉睡去。到了早上，小雙子假裝睡著，故意的拿那玉臂摟著賈端甫的肩頭，金蓮壓在賈端甫的腰際，賈端甫不忍去推他，比往常遲了有半點多鐘的功夫，看這小雙子似乎微微有點醒意，賈端甫才得起牀。那小雙子還是春意滿腮，嬌慵無力的樣子，慢慢的坐起身來纏那一雙金蓮。賈端甫不由的問他道：「你今天怎麼會這樣倦？」小雙子望他一笑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問你呢，你還來問人？」

賈端甫正要叫人打水洗臉，只見張全同著他妻子郝氏走進房來，賈端甫看了一看，剛說得一句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那張全也不回信，手裡拿著一根馬鞭子，走到牀前望著小雙子身上颯颯的抽了兩下，罵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丫頭，我從前叫你進來服侍服侍太太，太太不在了，你說小姐要你陪伴，那曉得你陪伴上了老爺，索性服侍到牀上來來了！你這不要臉的丫頭。」

說著又抽了兩鞭，那小雙子只是嚶嚶啜泣也不開口，張全又罵道：「你不要臉罷了，你還帶起我，我祖父也是個稟生，我老子也還出過考，我雖是跟官，我也是替官辦的公事，沒有甚麼低三下四丟臉色的事體。今兒你做了這種醜事，叫我將來回家拿甚麼臉去見親族？死後拿甚麼臉去見祖宗？而且你是個有婆家的人，前回你的婆婆還有信來說年春上就要討的，我若拖著不嫁，人家說我賴婚，若要嫁了過去，人家看見你這種破貨，那個肯頂這烏龜的名？告到官府，我還要為著你去坐班房挨板子，你這賤丫頭真坑死了我。」接連又是重重的幾鞭子，打的這小雙子滿牀亂滾，哀哀痛哭，這賈端甫又羞、又氣、又憐、又怕，只在那裡叫：「張全你有話好好的說，張全你有話好好的說，不要只管亂打。你跟我將近二十年，我待你也還不錯，你也還該看這十幾年的情分，不要瞎鬧。」張全接口道：「老爺待家人是不錯，家人也沒有誤過老爺的事，老爺怎麼不念念家人伺候了十幾年，替家人留點面子，家人因為老爺是端方正直的人，上房裡頭沒有一個閒雜人進來的，家教極其嚴整，所以，才叫這女兒進來服侍服侍，還想讓他學點大家規矩，將來嫁到他婆家去，也叫人家看看家人伺候的主人不錯，家人臉上也有點風光。那曉得老爺是個外君子內小人的人，家人

再想不到這麼一位坐懷不亂的老爺會如此，大約總是這丫頭狐媚勾引的，我只打死這賤丫頭再說。」說著又打，那郝氏卻跑過來，攔著道：「女兒是我養的，要他死，帶他到家裡去死，在這裡死了，還是算我張家的人，還是算是賈家的鬼。」說著，就上牀拉他女兒，順手抓了他女兒的衣服問他女兒道：「你的首飾呢？」小雙子指著枕邊那個拜匣道：「在那裡頭。」郝氏也就拿來裹在衣裳裡，領著女兒就走。這張全還揭著鞭子一路罵著出去。這賈端甫是氣昏了的，人坐在那裡半響說不出話來，他那女兒女婿也才起身，聽見張全夫婦在穿雲閣的時候，卻不敢問信，等他們三個人出去了，然後雙雙進房。那史五桂倒也是跟著靜如小姐叫爹爹的，就問道：「爹爹到底是甚麼事情？」

賈端甫定了一定神，才說道：「我因為張全是用久了的人，他這女兒也還伶俐懂事，所以才賞臉與他近身服侍服侍，他倒這麼樣子胡鬧，真是不識抬舉的東西。難道他女兒是個天仙，我一定要他？我花數百塊哪裡沒有比他好的？他卻在那裡發昏，以為我非他的女兒不行，要求俯求他那可真是糊塗之極了。並且他在我這裡十幾年，我哪一任不派他一兩件好事，他弄的錢也不少。今兒他這一鬧，還有臉再來見我？可是他自己把飯碗弄掉，不能怪我薄情。」史五桂道：「張全夫婦兩個大約是一時糊塗，出去回過味兒來，總就要帶著女兒進來的，到底是用熟的人，他這女兒聽說服侍的也還週到，那時爹爹也不必同他計較了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那再看罷，我生平是不受人挾制的，照這種樣子瞎鬧，這人還能用麼？」到底是靜如小姐心細說道：「小雙子是他老子同爹爹說了，自己情願送進來的，伺候爹爹也有兩三年，他老子娘也並不是不曉得，就差爹爹吩咐一聲開一開臉，平日間上上下下誰不拿他當姨娘看待。昨兒他回去了一趟，今兒一清早就出了這個岔兒，怕的是串通的呢！不曉得他們裡頭還有甚麼詭計，須要防著點兒。」賈端甫道：「你這話真呆，小雙子這麼安安穩穩的姨太太他不做，我已經同他講明，說一兩天裡頭就替他開臉收房，他還爭著要披風紅裙，我也答應他，昨天說要趕收房這一天穿，趁著你們夫婦在一塊看看曉得是我給他穿的，免得將來主人家議論他僭妄，我想這話也不錯，所以，當時就剪了料子，交與裁縫去做，我這個樣子待他，他還有甚麼不遂心呢？你沒有看見先頭他老子那樣下毒手的打他，打的他滿牀的滾，那才真可憐。現在跟著他媽出去還不知是怎樣，那裡會同他老子串通呢？」靜如小姐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既然爹爹同他說明了要收房，他老子娘忽然來這一鬧，這其間更有可疑。他老子那頓打，定就是苦肉計，這小雙子也不是甚麼懦弱的人，若不是串通了肯定安安靜靜的受他老子這麼一頓凌辱？不等爹爹一句話，跟著他老子娘就走，爹爹到查點看少了甚麼要緊東西沒有？」這句話才把賈端甫提醒，連忙跑到牀上一看那只放外國銀行存款折子票據的白皮小拜匣，已經不翼而飛，這才著了慌道：「呵呀！怎麼好呢？怪道昨兒晚上同我要這匣子放首飾，又攔著我寫那筆據，原來小雙子竟是同他爹爹媽媽串通了，安了這種壞心來算計我的，這事甚麼辦法呢？還是找全似莊商量商量吧。」就走到廳上，叫家人到府裡去看看全親家，老爺如果得空，請過來談談，否則我過去亦可。那家人回道：「即才聽說，今天天亮上頭派了委員下來，把全親家老爺的印摘了，說要鎖拿到江西抄家問罪呢！」

賈端甫聽了大驚說：「怎麼會有這種事呢？」就叫女婿史五桂去打聽打聽，究竟是件甚麼事，請諸位等這史五桂打聽回來便知道了。